

纸上建筑 胡辛文集 3

Zhangailing
Chuangqi

张爱玲传奇

旧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

胡辛◎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张爱玲透彻地断言：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于是，只有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才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偏偏就是这个张爱玲，直言不讳她对世俗名利的追慕和渴求！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实践作家的天才梦，那时的她，便总是催着自己：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张爱玲传奇

旧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爱玲传奇——旧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胡辛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9

(胡辛选集)

ISBN 7-5391-2987-5

I.张... II.胡... III.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59366号

张爱玲传奇——旧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 / 胡辛 著

责任编辑:白沙 邱滨麟 方敏

特约编辑:汤万星

装帧设计:红美人工作室

出版发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张秋林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平谷大华山印刷厂

版 次: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3.125

彩 插:8页

字 数:350千

书 号:ISBN 7-5391-2987-5/I·737

定 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胡辛，原名胡清，中国作家。1945年5月生，江西南昌人，祖籍安徽黄山太平。现为南昌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广播电视艺术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生导师。1983年以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即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后一发不可收，涉小说、传记、影视文学、散文随笔和理论研究等多种形式。至今已出版书30本。其作品翻译成英文、日文，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美国、马来西亚。三部传记在海峡两岸出版，在世界华人区中有较大的影响。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学者型作家，胡辛以独立的女性意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富有激情的艺术顿悟创造了真诚、鲜活的人间情致和灵活不拘的艺术表达形式。

张爱玲

是母校最勤奋、最好学的小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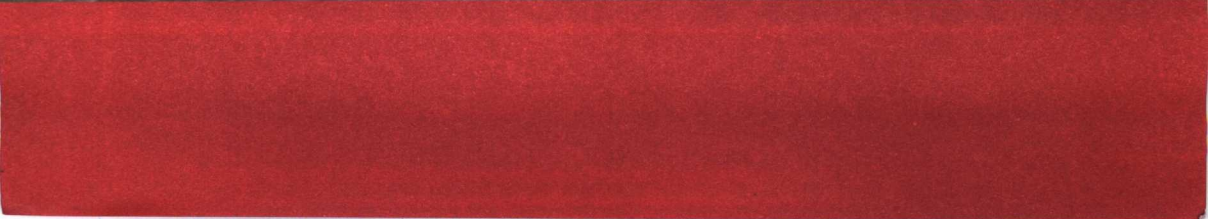
是旷世才女，她是母校的骄女。

总是创造着让人目瞪口呆的奇迹。

她是一棵树，

根深蒂固于中国的土地。

Zhang Ailing Chuanqi



**张爱玲是天才，
张爱玲更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还原一个真正的张爱玲！

**Huanyuan Yige Zhenzheng
de Zhang Ailing**

目 录

总 序 /3

引 子 /8

第一部 觅 /11

出名要趁早 /12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

倾城之恋 /34

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人世间没有爱 /68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香港的回忆 /105

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留下一段真情 /128

人生中总有厚实的、靠得住的东西。

蛮荒·女人·玫瑰 /149

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

第二部 惑 /179

两地错缘 /180

傻就傻吧,人生只有这么一回!

杜鹃花·罂粟花·创世纪 /201

所有的女人都同行。

爱的萎谢 /230

爱是热,被爱是光。

不了情 多少恨 /253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我有迷魂招不得 /273

火车的行驶像是轰轰烈烈通过一个时代……

又见香港 /289

恩怨之间本来是微妙的,很容易就一翻身倒了个过。

女人的天空是低的 /304

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让生命来到你这里 /312

对于这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疼惜。

乡恋·怨女·伤逝 /325

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红楼梦 海上花 /338

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魔名。

情到深处是孤独 /352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后 记 /363

总序

我喜爱暮春雨。

这滋润蔷薇又凋零蔷薇的雨，交叠着繁华与荒凉，浓缩着生命与消亡，叫你咂摸出那原本无法透彻的人生的滋味。

2004年的冬季或2005年的暮春雨时，我的自选集六卷本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推出，这是继1996年暮春作家出版社推出我的自选集四卷本后的二度春。1996年的四卷本含长篇小说《蔷薇雨》和三部传记：《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张爱玲传》和《陈香梅传》。这一回，加了长篇小说《惊艳陶瓷》与论著《我论女性》。

还是八年前的那句话：我钟情的是小说，而不是传记。宗璞先生推崇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小说是蒸馏过的人生。不管我的蒸馏技术如何，《蔷薇雨》毕竟将我半生对古城南昌的种种积淀，苦痛又欢畅地蒸馏出来。因了岁月的沧桑，更因了现代化都市模型的诱惑，古城古貌古巷古宅正在一天天消逝，面对着摩天大楼立交桥的眩晕，我愿我的《蔷薇雨》，以我这个女人的眼睛，为这方水土这方女人留下一点文字的摄影、笔墨的录像。有人叹说“俨然一部现代《红楼梦》”，有人俯瞰曰“不过一市井小说耳”，或假或真，在我来说，很是珍惜这两句，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味”。1991年6月曾应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之约将其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并于1992年10月由“中心”出了65万字的剧本打印本数十套，历经

花谢花开几春秋，终于1997年冬由上海永乐影视集团求索制作社和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成28集电视连续剧，1998年暮春季节，播出于大江南北，颇获好评。都说当代题材的电视剧如女人般经不起老，《蔷薇雨》与我的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一样，可是扛住了岁月的沧桑！

《惊艳陶瓷》原名《陶瓷物语》，2000年秋曾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也得到不少读者的挚爱，与其说写的是陶瓷的故事，不如说还是女人的故事。因为陶瓷的烧炼，太像人生，尤其是女人的人生！土与水，在火的炼膛里，糅合撕掳、爱恨交加、难解难分，当天地归于平寂时，结晶出的，可能是合格的陶瓷品，也可能是鬼斧神工不再有二艺术峰巅，还可能是次品，乃至废品，但不论结晶成什么，你再也回不到原初的土与水了，永远不再！这就是人生。而愈是精美的瓷，愈经不起碰撞，你千万别以为烈火的考验能铸就钢筋铁骨，非也，只要不小心轻轻一碰，它就摔得粉碎！这太像人的感情，尤其是女人的感情。《惊艳陶瓷》将我从22岁到30岁在瓷都景德镇的人生阅历沉淀其间，还有走过岁月的沉甸甸的感喟。1991年我作为主创人之—的9集电视系列片《瓷都景德镇》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瓷都的大型专题片，获得了中国电视二等奖；2004年秋我率江西高校第一个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点第一届研究生拍摄的9集电视系列片《瓷都名流》，于2005年元旦始接连五天在江西卫视播放，被瓷都陶艺家称为：“格调最高，艺术性最强。”“出乎意料的美，自然、真实，且感人。观人多曰，好看！太短了！还没看够！”的确，瓷都景德镇，融入了我太多的挚爱。当然，在《惊艳陶瓷》中，陶瓷是真实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不管怎么说，陶瓷给人的总是永恒的惊艳。

应该说，《生命的舞蹈——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也源于童年的故事。我的父系母系家族似皆有传奇色彩。我的大姑爹李郁是1927年参加

南昌八一起义的工商界代表、主席团成员,他并没有随军南下,吃了些苦头后便一心一意立足商界。我父母的证婚人刘已达是大姑爹请来的,这个刘已达便是当年挨过打的赣南专员,蒋经国后来正是取代了他的位置。我的外祖父于一偶然的机缘中,搭救过兵变中的军阀朱培德,后来外公开了钱庄,但在席卷全球的墨西哥白银暴跌风浪中,他也一头栽到底。1937年父、母两个家族皆逃难到赣州,外公不久病逝,三寸金莲的外婆强撑门户。外婆家在南昌时的女佣蓉妈,到赣州后曾在章亚若母亲家帮佣,她没有割断与外婆的走动。这两位都爱抽水烟的主仆,绵长而隐秘的谈论话题之一便是章亚若神秘的死,这话题一直延伸到胜利后回归南昌,延伸到外婆去世。一旦发现托着腮帮偷听得入神的我们姊妹时,外婆会骇然告诫:别瞎传啊,要命的事。既然是要命的事,为何主仆年年月月爱听爱说?在赣南时,我的父亲从事音乐事业,我的二舅吴石希就是话剧《沉渊》的主角,《沉渊》公演之际正值章亚若猝死,蒋经国狂暴无理地禁演该剧,那时,正是我表舅吴识沧领着他们不知深浅地与蒋经国抗争了一番。固然我开笔写这部书时,又寻访了一些有关的人物并参阅了有关史料,但这故事已在我心中积淀了许久许久。我想,这仍是女人的故事,悲怆的江西女人的故事,该书原名为《章江长恨歌》,后海峡两岸出版人都将其改为现名,大概是从“名人效应”考虑吧。

《张爱玲传奇——旧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1996年收入我的自选集时更名为《张爱玲传》,现恢复原名)杀青于1992年,因种种原因挨至1995年暮春和仲秋才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仿佛是张爱玲在成全此书,据说《解放日报》刊出书评《“看张”的新文本/读〈最后的贵族张爱玲〉》的当天傍晚,《新民晚报》即登出张爱玲去世的悲讯。我想此书成为上海的畅销书,十几家报刊发消息跟这不无关联。生命是缘,从某种视角看这算

小奇缘吧。我的心并不欣喜。想当年张爱玲肉身处于繁华热闹中，灵魂却寂寞荒凉；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灵魂却无法拒绝热闹。也许，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

关于《陈香梅传》创作的前前后后，我已在该书的后记中作了冗长的描述，在此无须赘言。从认识她到塑造出她的文学形象，头尾不过两年，虽是有意识地走近她，但不能说是走进了她的心扉。1997年7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访问时，未能见着她；2004年9月底至10月初，我应纽约大学之邀，再次赴美作学术交流时，非常遗憾，又未能联系上她。我不知道，我是否写出了真实的她？我只求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勾勒出这个女人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而已。

张爱玲说过：“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我的传记文学，是传记小说。

在数量和重量上，1996年的自选集，传记压倒了小说；但2004年的自选集，力图打个平手，《我论女性》的前半部为论说，后半部附录我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仿佛是作个见证，我就是这样看女性写女性的。也像是犹在镜中，自己久久地又细细地端详自己。但心并不满足，仍有失落，走了很久很久，回头看看，幸而仍是“女人写，写女人”，我心依旧。

暮春雨中的女人的故事，会像“流言”般传播么？

1996年的暮春，我致谢作家出版社和责编李玉英女士，因为能早早地在京都出这么一套齐楚可观的自选集，他们对我的确是鼎力扶植。2005年的暮春，六卷本的胡辛自选集又自信面世，仿佛总也没过气，总也不见老似的，怎么说也是件高兴的事。感谢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鼎力相助，张秋林先生与我可说是老朋友了。感谢南昌大学的扶植，邵鸿博士亦是我的忘年交吧。感谢我当年的学生小吴辉和小王奕，吴辉现在北京发

展,王奕在江门发展,正是他们常念念要将我的书给当年的同学们,才有了这第二回的自选且成集。我信:清泉汨汨,真诚如一,定会滋润一方青翠田园的。

还要说的是,无论是 2004 年的冬季还是 2005 年的暮春雨时,皆为胡辛我创作、获奖 21 周年纪念,这套六卷本的自选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充溢的是数字化的情趣,蛮好。

胡辛于南昌大学

原序写于 1995 年 12 月 27 日

补充于 2004 年 10 月 8 日

自纽约大学归来

引 子

是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

1995年9月8日，即中国中秋节的前一天，她被发现死于西洛杉矶市10911Rochester Ave206室。据警方判断，她离世约有六七天了。周遭的人这才知道，孤独的她是中国现代女作家张爱玲。

那金黄的扁扁的上弦月，衬在漠漠的蟹青色的天幕上，像一张热心窥探人世间的侧面。

形销骨立的张爱玲孤零零躺在这空空荡荡的房间地板上，这间统舱式的卧室，没有作家不可缺的桌椅，没有普通人都有的床铺箱柜，就是餐具也是纸的，四壁雪白，不着一钉，不挂一物。只有电视机和收音机陪伴着她；然而，铺在她身下的地毯却是华美的，是中国天津生产的。

这样的夜晚，这样的月色，这样病老的她，如何能不想家？

她说过，第一个家在天津。

春日迟迟的天津的家的空气中，却并没有祖父母的身影，她从未见过他们，但他们早已静静地躺在她的血液里，她一次次从老照相簿中寻觅他们的身影。

魁梧的祖父张佩纶赭酱色的面庞寻不到一丝风流痕迹，倒是烙刻着不得志的焦躁和无奈，借酒消愁愁更愁，五十余岁就死于肝疾。祖母是美丽的，秀丽窈窕的青春，相夫教子的闲适，祖母都有过；可是寡居的度日如年中，在坐吃山空和时局变幻的惴惴威胁中，祖母的容颜变得阴郁严冷，让儿子穿得花红柳绿，要女儿着男装称少爷，是朦胧的“女权主义”，